

徐福

林建同先生著

徐福

吳寬徐志齋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徐 福

1973年12月初版

著 作 者 · 林 建 同

出 版 者 · 梅 花 書 屋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

雲華大廈707室

經 銷 · 香港南天書業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07—116 電話：275932

張 輝 記

香港中環利源東街四號

電話：240955

印 刷 者 · 大同印務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和富道96號

電話：717544

定價 H.K. 2.50

徐福

林建同著張大千題



林建同先生新著

原原本本

聞見玲聞

羅香林書



目 錄

序·····	三
憑弔熊野新宮古墓·····	五—九
中日的詩歌·····	一〇—一二
史書記載·····	一三—一四
古跡與捕鯨·····	一五—一六
仙藥的傳說·····	一七
神武天皇與徐福史事之巧合·····	一八—一九
徐福入海與吳越人渡海·····	二〇
日本民族的淵源·····	二一
漢倭奴王金印及文化傳播·····	二二
結論·····	二五—二六

目錄

序·····	三
憑弔熊野新宮古墓·····	五—九
中日的詩歌·····	一〇—一二
史書記載·····	一三—一四
古跡與捕鯨·····	一五—一六
仙藥的傳說·····	一七
神武天皇與徐福史事之巧合·····	一八—一九
徐福入海與吳越人渡海·····	二〇
日本民族的淵源·····	二一
漢倭奴王金印及文化傳播·····	二二
結論·····	二五—二六



影 留 前 墓 福 徐 在 者 作

秦徐福事蹟之研究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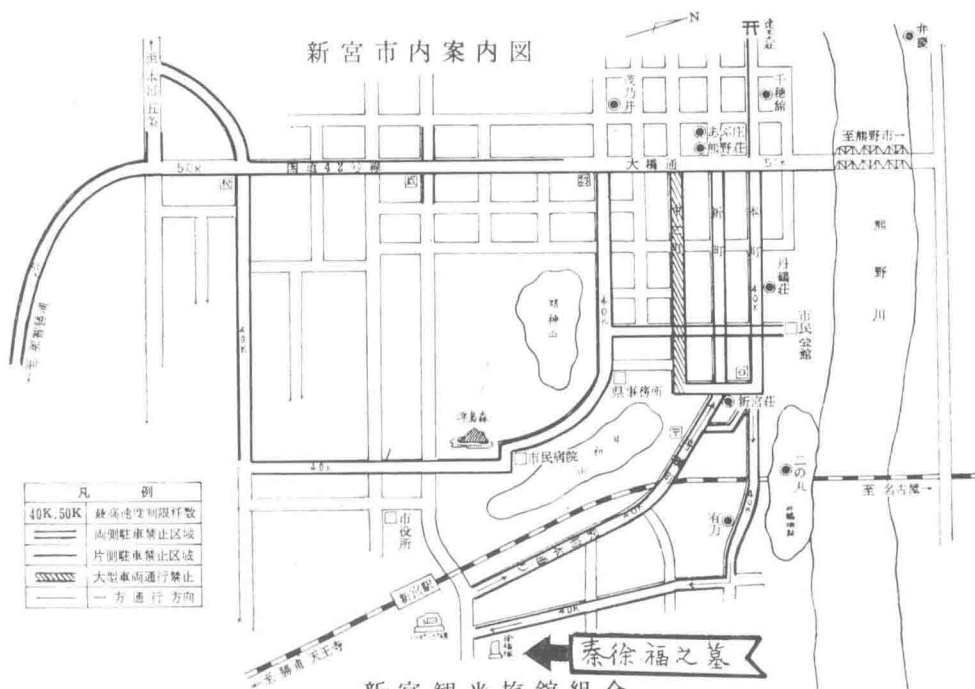
兩千多年前的故事，徐福入海求長生不死藥的傳說，秦漢史書亦有記載，童年聽歷史教師講得津津有味，但信疑參半。海外真有蓬萊仙島嗎？傳說中日本就是蓬萊仙島嗎？我青年時到日本求學，覺得日本並不是仙島這樣神秘，祇是一個保持古老東方色彩而又極現代化的國家，反而沒有注意徐福入海求仙的事蹟，想不到四十年後爲了出席OISC A國際產業精神文化協會第七屆大會，特地由東京至名古屋，坐了七小時的火車到達熊野之新宮驛，訪徐福墓，這不是傳奇了，而是事實了，當徐福墓矗立在我面前，似覺做夢，這是徐福墓嗎？一代遠洋冒險的偉大人物，爲什麼他的墳墓如此荒涼，又想從前在東京教我日文的老師是秦義雄先生，是否與秦代有關，又此次同來參加開會的南韓代表是徐英洙先生，韓國也有姓徐的，是否與徐福有關，徐福第一次入海，先到朝鮮。後面的山便是蓬萊山，橫街上警崗寫着蓬萊派出所，墓旁一家餐館的招牌寫着徐福料理店，這樣看來，果是蓬萊了，徐福入海不是神話了。但爲什麼日本歷史很少記載？衛挺生教授所著的「日本神武開國新攷」說徐福就是神武天皇，到底如何，一時引起我的興趣我把攝得的照片，和搜羅的資料，一一寫出來，希望引起大家注意，以供歷史考據家的研究，也可作傳奇一讀。

梅花書屋主人
林建 同撰



(份 部) 碑 福 徐 秦

新宮市内案内図



新宮観光旅館組合

墓 福 徐 市 宮 新

憑吊熊野新宮驛古墓

蓬萊岩下已荒萊，漠漠平崎土一堆。
二千年後吾遊此，不見仙人採藥回。

這是清代駐日公使黎庶昌在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七月廿四日從神戶坐船到熊野三輪崎，登岸入山行十餘里，才到達新宮，據他寫的訪徐福墓記：「到達新宮後，復踰一山，得平田八九頃，禾苗盈，徐福墓在中央，循田稜數百武，至墓所，背山面海，僅餘荒土一址壑耳。縱橫可四五丈，無所謂塚，古樹二株爲記，墓前一碑，題徐福之墓，傳爲朝鮮人李梅溪所書，（按李梅溪爲一五九三豐臣秀吉征韓之役，被俘來日本的韓國漢學家李一怒之子，李梅溪生於日本，繼承父業，亦爲漢學家）元永元年（一七三六）新宮藩主水野氏所立，碑左右積竹筒百餘，中插花朶數枝，新宮人士嘗祈禱於此，以此爲獻，旁二十餘塚，各距數十步，傳爲福之親近，陵夷僅餘其七，余見纔二。」

又據野崎左文在他的日本名勝地誌中提到徐福墓說「舊新宮城東海岸熊野地之田圃中，有老樟二

樹，德川源宣（紀伊國主）建坊，題秦徐福墓五字，距墓前三町，有小壟七，徐福從者之墳也。」

一九二八年尚有神戶華僑學校「司文中學」校長吳功補（高要人，前清舉人）有憑弔徐福墓一段記載：「徐福墓在日本和歌山縣，熊野郡之新宮町，古稱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地也。余幼讀史記，知有徐福入海求仙事，以爲方土神秘，弗敢據信，及渡日本，覽東籍，紀茲稟悉，惟華僑罕有道及，詢之京都人士，亦語莫能詳盡，茲地瀕海，軌道未通，舟行又風濤不測也。然蓄意訪謁，非一日矣。戊辰（民國十七年）秋暮，偕弟子三水李君慎圓，由神戶過往，亭午赴大阪乘船，入夜避風，翌晨至勝浦，乘汽車一小時許，抵紀州之新宮驛，下車不百步，即其墓所，樹而不封，一碑屹立，畧與人齊，鐫「秦徐福之墓」五字，旁一小碣，鐫「七塚之碑」四字，乃其親屬云。土人告余，曩者四周皆稻田，

今則民居環其三面，稻田之南爲大海，北曰熊野山，即所稱蓬萊山者也。西北有飛鳥宮，中一小祠，祀徐福今已荒廢，詢之徐福後人，新宮町民萬家，多爲其子孫而散布全國，仍秦徐兩姓者尚不少云。」

我是在今年（一九七三）八月四日由名古屋乘特別快車前往的，晚上十一時開行，翌晨六時半到達新宮驛，徐福墓距車站約二百碼，四面都是住宅或商店，看不見稻田了，墓地約十六方丈，四方結以大小卵石，高出地面二尺許，密樹成林，晨光熹微中，陽光自林間射下，中有樟樹二株，特別高大，約十丈以上，墓碑屹立，鐫曰「秦徐福之墓」墓碑之前前有石香爐一座，兩旁有石花插，插有鮮樹數枝（似係烏藥）葉尚鮮，似在一、二日所插的，據言當地人民有犯惡瘡疾者，來此祈禱即愈，我正在拍攝中，來一日婦，趨墓前跪下祈拜，我問她可攝影否？她點首同意，我復問她爲什麼來此跪拜，她答因有病，每晨來此祈禱，祈禱畢請我到她家裏早餐，我說早餐吃過了，多謝！她說：「那麼飲杯咖啡吧」。由墓前至其家不過數步，親



古 墓 側 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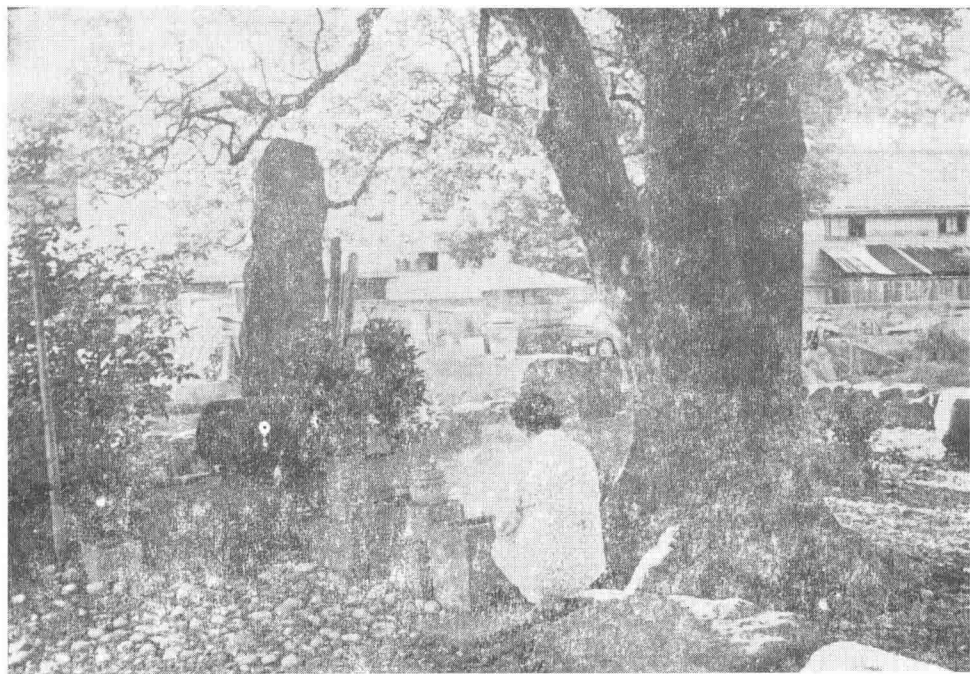
自下廚煮咖啡，禮邈誠懇。

余六時半到達新宮驛，出站後以半小時進早餐，七時進行攝影，同行杉山三郎與我合力拓墓碑，及墓旁之僧絕海入明詩，又抄徐福墓文，只有一小時，時間匆匆，因為趕乘八時開出的火車赴大阪，下午三時飛機返香港。好在徐福料理店員里中登，協助幫忙，乃完成工作，七時五十分跑回車站，站上助理員福井宰一親來送行，火車開行了，向和歌山而去，回望驛北之蓬萊山，山勢突兀，石壁嶙峋，森林蒼鬱，豈真「熊野峯前徐福祠，滿山藥草雨餘肥」嗎？下午二時半到達大阪車站，馬上趕到大阪飛機場，搭上下午三時的班機了。

秦徐福碑

後之視古，其猶月夜望遠耶？視其有物，不能審其形，以爲人則人矣，以爲獸則獸矣，以爲石則石矣，雖其形不可完，而其有物也，信矣。徐福之於熊野，其信然耶？秦紀曰，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、仙人居之，請得齋戒，與童男女求之，於是遣徐市，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。淮南王傳，市作福，古字通用，范史吳志以下，載其事者，數十家，大抵大同小異，其所謂神仙山者，或曰夷洲、亶洲，或曰秦

王國，或曰日本，或曰在渤海中，其名雖異，其在東海中者，則一也。今東海中可當蓬瀛者，無可捨皇國他求，則謂日本者，得其實也必矣。皇國稱蓬萊者，亦復不一，義楚六帖以爲富嶽。明太祖景濂以爲熊野，以爲熱田，以地形考之，熊野者，皇國極南之地，橫出於大瀛海中，放船於吳越之地者，遭風箭激，則必來於此，如吉備公亦然。至於今吳越之船，漂來此者，不可勝數，則海路之便，可知也。然則所謂蓬瀛者，其爲熊野，又奚疑焉。求諸熊野新宮之地，有徐福祠，又有徐福墓，又其側有七塚，相傳葬徐生所親信者。或曰，瘞其所齋，先時有發之者，獲器物數件，非世之所有珍物而棄之，家人猝狂恐而瘞故處云，其事皆古矣。考之國籍，長寬勘文引熊野社記曰，往昔甲寅年，天台山王子信之舊跡也，社記又曰，漢司符將軍孺子真俊，勸請權現於榎本。又曰，孝昭帝時，南蠻賓主乘船而來，會惡風而船壞，獲免者僅七人，三人者，造船還本國，留而事神者四人，取魚供現祠，子孫繁昌，遂爲新宮氏人。此數說雖不同，其爲殊域之人者則一也。蓋徐生之避秦，國曆推之，當我孝靈帝時，孝靈孝昭中間，僅隔一帝，彼此所傳年紀有微差耳，必是一時之事。彼言發童男女數千人，此言船壞獲免者僅七人，上古悠邈，形影難追，其存



日 婦 在 墓 前 跪 拜

沒多少，誰得而詳之，宜乎？或以爲王子信之，或以爲漢司符將軍，或以爲南蠻賓主，豈非月夜望遠之說乎哉。當此之時，皇國未有漢字，後人得之，曖昧而筆之，雖其名稱不合，而其付徐生也，必矣。生之子孫昌熾，而能守其祖業，以事神焉。於是乎能祠其祖，守其墓，爾來二千一百有餘歲，世之轉化無窮，而至於今，弗廢者何其盛哉。

嗚呼！徐生當秦政肆虐之日，避其毒手，遁身於方士，猶度其不免也。進三神山之說，以爲歸樂國之謀，亦夙知東方有君子國者耶？孔子曰，乘桴而浮於海，徐生其成孔子之意者耶。戰國之時，有魯仲連者，抗言曰，秦若爲帝，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。天下高其節，快其言，然連唯言此耳。比諸生之奔逸絕塵，則霄壤矣。然舉秦廷億萬之人，其高節偉行，熟有出於生之上焉者也哉。惜也後之論者，不能詳其事，以方士視之，以荒唐譏之，吁！愚亦太甚矣。元文元年，新宮城主水野大炊頭忠昭朝臣，使之立石，以表其墓，猶未有銘也。今茲甲午

，好古奉命巡省熊野，探討事故，此遺縱之儼然，其可不顯然之哉。於是乎碑而銘之，噫嗟！茫茫宇內，萬國列峙，千歲之後，又或有求蓬瀛焉者，其來而徵于斯碑，銘曰：

嬴秦暴虐

荼毒羣生

蟬蛻鳥舉

豈非哲明

樂國得所

實是蓬瀛

浴化飽德

子孫繁祉

幽室潛鎖

堅密萬祀

逝矣西土

來觀國美

天保六年歲次甲午

仁井田好古撰並書

在墓前立着一座木牌，上面寫着：「徐福渡來記，第七代孝靈天皇六年時，徐福在秦始皇施行苛政之下，循世來求不老不死之仙藥，率三千童男女，携五穀百工乘船入東海。至常世之鄉熊野飛鳥地，止於此處，子孫繁昌，爲常世之神，神常在本社，由往古蓬萊神仙之鄉，被尊爲長壽，息災，豐稔之神。」

當地有徐福祭，每年九月一日舉行慶祝。昭和六年（一九三一）和歌山縣保勝會，舉行過一次徐福渡日二千一百年紀念會。據云市內速玉神社藏有徐福帶來的馬鞍。又據云現存之徐福碑乃昭和十五年（一九四〇）重建。

七塚之碑豎立墓旁丈許，高約五尺，爲正二位一等伯爵芳川顯三書。



墓前之石水池

中日的詩歌

一件事的成因和結果，帶有傳奇性的往往是可歌可泣。徐福入海的故事，也有不少的歌，第一次在中國詩文出現的，約在六百多年前，元朝的學者吳萊（一二九七——一三四〇）有一首聽客話熊野徐福廟詩。

大瀛海岸古紀州，山石萬仞挿海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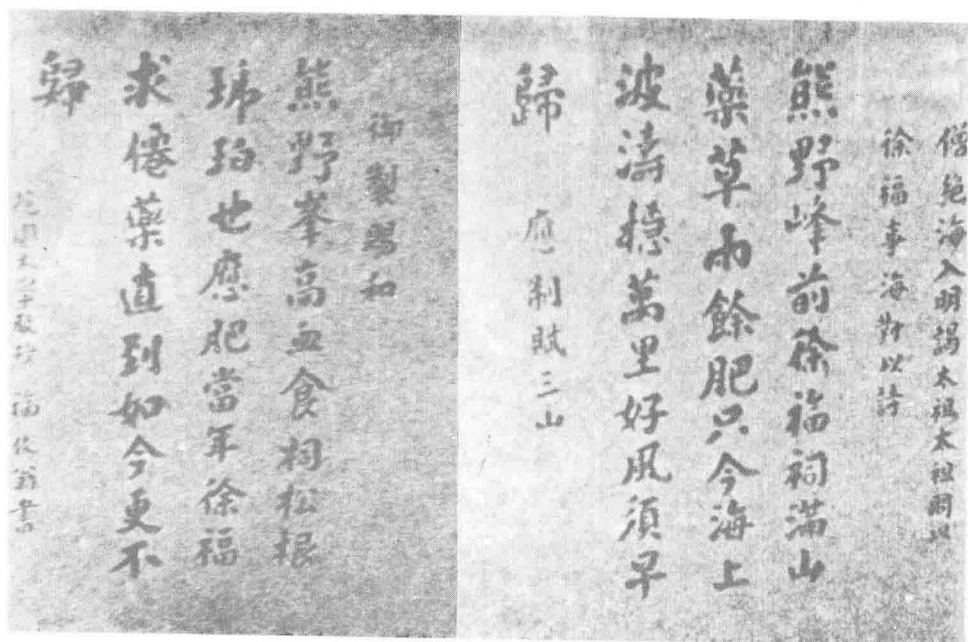
徐福求仙乃得死，紫芝老盡使人愁。

在吳萊之前，曾有一位中國僧人，到過徐福墓獻香，並做了一首詩致祭。

先生採藥未曾回，故國山河幾度埃。

今日一香聊遠寄，老僧亦爲避秦來。

這位老僧就是祖元，號無學（一二二八——一二八六）他在一二七九年宋亡那一年，受日本北條時宗的招請渡日，被任爲鎌倉建長寺主持，三年後建圓覺寺，任該寺的開山祖師，被勅贈佛光國師的尊號，以後兼及兩寺，在鎌倉說禪，奠定了日本臨濟宗的基礎，並且確立禪與武士間的密切關係。他雖然是禪師，但是詩中充滿



僧絕海詩 明太祖和詩

愛國熱情，辛酸的眼淚，八百後的今天，能不慨然。

那位鎌倉古寺中國高僧，他的第四代法師，中津絕海和尚到中國大陸留學，被明太祖召見於英武樓，垂詢熊野徐福廟的古跡，絕海中津和尚在他詩文集「蕉堅集」中記述：「洪武九年，太祖高皇帝召見，至枚房，指日本圖，顧問海村遺蹟熊野祠」當時的獻詩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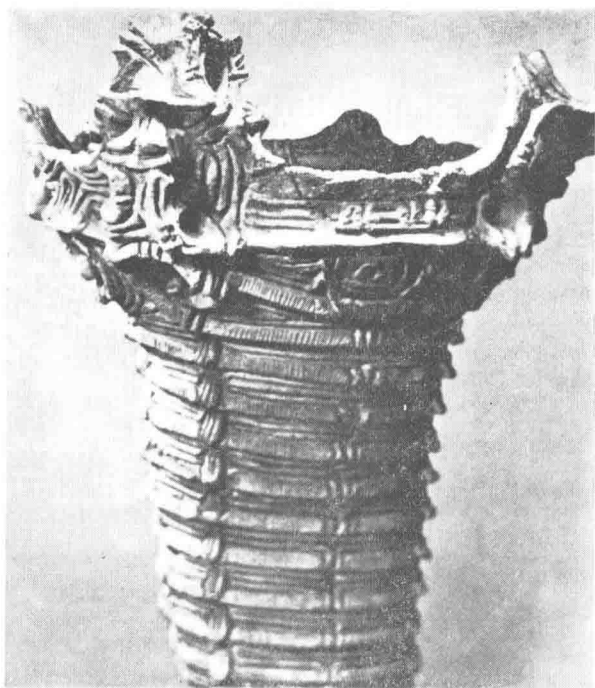
熊野峯前徐福祠，滿山藥草雨後肥。
祇今海上波濤穩，萬里好風須早歸。
明太明也和他一首

熊野峯前血食祠，松根琥珀也應肥。
當年徐福求仙藥，直到如今竟不歸。
清黃遵憲（公度）於明治初任駐日公使參贊，所著日本雜事詩，光緒五年刊行，詠徐福云。

避秦男女渡三千，海外蓬萊別有天。
鏡甕永傳笠縫殿，尚疑世系出神仙。
清公使黎庶昌在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憑吊新宮徐福墓詩：

蓬萊岩下已荒萊，漠漠平疇土一堆；
二千年後吾遊此，不見仙人采藥回。

會披文部舊輿圖，古蹟荒迷記易疎；
飛鳥祠邊徐福墓，記從寧樂認秦墟。
平田幾頃稻花稠，雙樹爲旌土一邱；
人代茫茫渾莫辨，夕陽荒海古今愁。
繼岸風凜著舳艫，里人猶自說秦須（八夕又）
三千入海童男女，知否當年盡到無。



繩紋式文化之陶器